



硬骨头六连的 战斗英雄故事

目 录

子牙河畔第一战	(1)
“长腿排长”唐天鐸	(4)
张殿山奋勇夺机枪	(8)
刺刀杀出的威风	(14)
钻到敌人心脏里去	(19)
尹玉芬活捉敌旅长	(27)
陈占元和他的突击排	(37)
卡住敌人的脖子	(40)
威力的源泉	(43)
荔北疆場上的闖將	(47)
硬骨头战士高家凱	(52)
“小諸葛”戰場借兵	(56)
打下王牌軍的威風	(61)

子牙河畔第一战

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的军队不敢抵抗，溃退到黄河以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华北大片领土。日本鬼子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沦陷区的人民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灾难。同时，土匪恶霸乘乱到处抢劫，汉奸特务也大肆活动，闹得人民简直没法生活下去。冀中平原人民在毛主席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下，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到处组织起抗日武装，自动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和屠杀。

一九三九年元月，贺龙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越过万水千山，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封锁，来到了敌后冀中平原。三月，有一支由贺炳炎同志和余秋里同志领导的独立第三支队奉命开往大清河北岸的新城、坝县、固安、雄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十一月间，日本鬼子开始了“大扫荡”。六连所在的二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在河北省安平县子牙

河畔的馬家營与鬼子遭遇。鬼子約有五六百人，企图首先搶占馬家營，截歼我軍于子牙河西岸，猛烈地向我軍拦腰发起攻击。

身經百战的老紅軍团长刘彬，很快地就判断出敌人首先要搶占馬家營的阴谋，立即命令二营先敌一步迅速搶占馬家營，就地展开抗击敌人。这样突然的回击，把敌人的先头部队打了个稀哩嘩啦，鬼子兵四处乱跑，領头的鬼子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們忙乱了一陣子，又集中兵力和后进部队汇合一起，向我軍展开攻击。我軍取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后，开始有計劃的轉移。

当时，六連所在的二营担任阻击日寇、掩护全团轉移的任务。英雄的抗日勇士們，又連續打退了敌人多次的反扑，掩护全团安全地渡过了子牙河。最后，由六連掩护全营轉移，这时鬼子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挑着太阳旗，端着刺刀，象恶狼一样，嚎叫着冲上来。但六連战士在老紅軍、指导員张会田的指揮下，毫无畏惧地蹲在工事里。在鬼子离六連陣地只有四五十米的时候，张会田振臂高呼：

“打！坚决把鬼子消灭掉！”

张指导員話音未落，战士們一齐跳出战壕，向成群的鬼子杀去，經過一陣手榴弹和刺刀的刺拚肉搏，鬼子被打得懵头轉向，很快就掉过屁股夹着尾巴逃命

去了。一場战斗結束，陣地上躺着六十多个鬼子和伪軍的尸首。这时六連的同志們才开始轉移。六連轉移以后，吓得鬼子大半天都不敢上来。

当鬼子正瘋狂的时候，六連在抗日前綫却打了第一个胜仗，可真是不简单的事情！这一仗大大地挫敗了鬼子的銳气，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緒。人人拍手叫好，都說：“打得真漂亮！”

“长腿排长”唐天铎

一九四一年十月，宁武县的秋庄稼大部分都成熟了。六連的战士們一边帮助当地农民收割庄稼，一边防备着敌人的突然袭击。

但就在我軍民喜庆丰收的时候，駐在岢嵐县的日本鬼子搜索了二百多个鬼子和伪軍，抓了許多大車、驃馬、毛驴和民佚，乘半夜时分，悄悄地包围了团生产队，企图把群众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所收获到的粮食全部搶去。

在排以上干部开会的屋子里，連長李存金說：“敌人包围我們生产队，是要搶夺我們的粮食，我們必須迎头給他一棒，不仅不让敌人拿走一粒粮，还要他們把老本留下……”接着分派三排为尖刀排打先锋。三排长站起来說：“連长！快出发吧！一定要在天亮前給敌人来个反包围，狠狠地揍他們一頓，我們三排坚决完成尖刀排的任务。”

三排的战士們一听說这次又爭取上了尖刀排的任

务，馬上情緒就活跃起来了，随即准备好行装，集合出发。

为啥这次战斗又让三排做尖刀排呢？

說起来話长，三排不仅思想好，經驗多，打仗勇敢，指揮机智灵活等，而且特別在行軍跑路方面更是人所比不了的。就拿排长唐天鐸來說吧！唐排长要是一听说打仗，就活象一只金錢豹，一步能跨五尺远，他走一步，别人得赶两步。在长征的路上，那时他才是个十五岁的小鬼，就沒掉过一次队。他自己常說：

“两万五千里路虽长，不如我的腿长。”于是人送他外号“长腿排长”。在他影响下的战士，急行軍跑步个个都是好样的。

第三排队伍在狭窄的山沟里飞跑着，长腿排长唐天鐸扛着一支“三八式”大枪，腰里别着手榴弹。同行的三个班长紧跟着他走在最前边，他一边走，一边比画着在急行軍中向他們作战斗部署：“最主要的是打得猛，插得快！尤其六班是排的尖刀，更要勇猛敢钻，决不能让鬼子跑掉……”。說完，他一揚手，班长們便跑了回去，向战士們传达命令。

霎时间三排已經插进了敌人的腰部。

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拂晓前的沉寂，一串串紅色的曳光弹信号升入空中。战斗打响了。

开始还能分得出砰砰的步枪和嘟嘟的机枪声，到

后来就成了嘩嘩的一片响声，如狂风骤雨。从那密集的火力交織中可以判断出，正面进攻的兄弟連队已經和敌人交了手，反包围就要形成了。

唐排长手提大枪，从一道斜坡向另一道山腰里插过去。他正走着，突然发现前边有一串黑影子正在移动，他赶快停下来蹲在地上一看，原来是从前面退下来的一股敌人。这突如其来变化，不免使他一怔，他和連长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見后，就带着尖刀排，飞也似地繞到了敌人后边的山脚下。好高的山呵！从下边向上看，只見黑压压一片林海。有几颗寒星挂在空中，透过这点星光可以看見这里山高坡陡，荆棘遍野，沒有一条通向山上的道路。唐排长向上看了一眼，回头对战士們說：“来，跟我上！”說完就抓着山坡的小树爬了上去。同志們紧跟在他后面也爬了上去。

尖刀排斬荆辟路，插到了山頂上鬼子的屁股后边。这时連鬼子咕噜咕噜的讲话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唐天鐸走着判断着离敌人的距离六十米、五十米，只有四十米的距离了，他用套在指头上的手榴弹截了五班长一下，叫他作好准备，然后喊了一声：

“打！”成群的手榴弹便一齐甩了过去。頃刻間，天崩地裂的巨响把这座牛鼻子山震得抖动起来，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活着的就爭相逃命。战士們看到这个

情况，就飞一样地冲过去和敌人打起了交手仗。

敌人抵挡不住，慌忙找路下山。唐排长率部队猛赶穷追，正追得有劲，突然对面一个制高点上，冒出一条毒蛇似的火舌，阻住了战士們前进的道路。眼看敌人就要跑掉，这时李連長帶領的一、二排战士恰巧攻击上来，于是三排又繞道下山，切断敌人的退路。一陣冲杀，打得鬼子血流遍地，尸体成堆，侥幸活命的也狼狽逃窜了。当然，他們連一粒糧食也沒有搶到。

敌人沒有搶到一粒糧食，并沒有空手回去。他們带来的那些原来准备装粮食用的大口袋，都装滿了尸体和断腿少胳膊的伤兵，让原准备驮粮食的小驴子驮着，排成长串的毛驴被压得搖搖晃晃地撤退了。

这可真是“滿載而归”啊！

张殿山奋勇夺机枪

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正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蒋介石命令他的“西北王”胡宗南匪部，用三个师的兵力，突然进犯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占领了我军主要阵地淳化县爷台山以西宽一百里、长二百里的山地，企图阻止我军东渡黄河向日寇进行反攻的计划。

八月八日午夜，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向爷台山守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夜的战斗，这里外围的敌人已经大部被我强大部队消灭，唯有爷台山主峰上的敌人，还在凭仗天险继续顽抗。

原来敌人占领这个山头以后，就抓了许多老百姓，利用天然地形，在爷台山上面修了一个大碉堡，里里外外挖了七八尺深、一丈多宽的三道外壕。另外在山坡上还修有许多各式各样的野外工事。守在这个碉堡上的匪军，是胡宗南暂编五十九师的三团三营和另一支匪军的二营第四连。这个四连，是国民党军中

号称固守阵地的“常胜軍”。这个“常胜軍”的每个官兵徽章的里边，都印着“党部”两个字，这是仿效希特勒“党卫軍”的样子，表示要象“党卫軍”效忠希特勒那样效忠蒋介石的法西斯統治。这群匪徒最近才从临洮一带鎮压“民变”回来，因为他們鎮压屠杀人民有“功”，匪师部还发給每个人四万元伪币的奖金。为了升官发财，这次他們又疯狂地自动要求守爷台山主要碉堡。在上陣前，匪首們还宣布：只要能守住爷台山，当官的連升三級，当兵的賞錢万元。那些被升官发财迷了心窍的匪徒們，在这里就不自量力地卖死命地頑抗着。

六連战士經過一夜行軍，赶到爷台山附近，集結在营指揮所后面的一条山沟里。

营教导員一进六連阵地的沟口，就看到战士們正在摆弄刺刀的情景：他們有的擦，有的磨，有的把刺刀上到枪头上，搖晃几下又拔下来，然后再安上，好象怕敌人的肚皮会把刺刀給吸住似的。

看到这种情景，他突然意識到：六連的刺刀，倒是在今天战斗中教訓这些匪徒們的最得力的武器呵！他边走边捉摸，又到了一排。只見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个彪形大汉，嘴里噙着一个旱烟管，“叭达叭达”不停地吸着，看样子他恨不得把烟灰都吸到肚子里去。这是誰呢？他定神一看，嗨！原来是大生产运动

中的劳动模范、“五虎上将”之一的张殿山。

教导员看到他那股劲儿，就知道他的老牛筋又擰到一起解不开了。于是走上前去，不吭声在他的脊背上猛拍了一掌。张殿山吃了一惊，没等他转过脸来，教导员就开腔了：

“我们的劳动英雄同志又在想什么呢？”

张殿山一听是教导员，忙从嘴里拔出旱烟管，结结巴巴地說：“我在想……”

“想什么呢？”教导员紧跟着問。

“我想为啥还不打？”

教导员早就料到他是在想这个问题，就說：“不用急嘛！有你打的仗。”說罢，又拍了张殿山一掌，說：“要从实际出发嘛！”

接着教导员移了一下位置，站在张殿山的对面，叫着他的名字說：“在粉碎蒋介石經濟封锁的大生产运动中，你是劳动模范，是营的‘五虎上将’之一，今天，我们要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窜进边区来的蒋匪军，你打算怎么办？当然要好好显显威风，打出个样子嘍！”

經教导员这一說，张殿山可不好意思起来，他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临走时，教导员又半开玩笑地說：“准备准备吧，有你打的仗！”說罢，便跨开大步向连部走去。

战斗打响了。

尖刀班的同志們，猫着腰迅速接近准备冲锋的出发位置上。指导員肖良田那双銳利的眼睛向敌人陣地上扫了一眼，向战士們說：“同志們，仇敵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一定要打上去，留下一個人也要爬上敵人的碉堡……。”他的話音未落，我們的炮兵就开始打炮了。随着炮弹出口的声音，一发炮弹象流星似地飞經敌人陣地，正好在敌人大碉堡頂上开了花，“好，好炮！”战士們齐声喊起来，接着又是两发炮弹落在敌人的集团工事里。頓時，硝烟弥漫，黑云冲天，敌人被这突然袭击給打懵了，火力也中断了。六連的战士看到这般情景，就一跃而起象脫弦的箭一样，你看！他們跑得多快，冲得多猛呵！轉眼工夫，一排已經順利冲过了开闊地，尖刀班打头陣，已經爬到敌人的外壕邊了。

正当二排三排繼續通过开闊地的时候，突然，左前方敌人的一個火力点上的机枪，噴吐出一股股的火舌，阻挡住了战士們前进的道路。

我們的劳动英雄张殿山，看到这条毒蛇，看在眼上，恨在心上。他死死地直盯着这条毒蛇，立刻利用地形，机警地迅速向前移动。这时他向后扫了一眼，只見后面的同志，有的倒下了，有的被挡在开闊地上，于是一股杀敌复仇的火焰，涌上了心头。他心里

想：“要冲上去夺下爷台山的主峰，就得拔掉这个钉子，给同志们扫清冲锋的道路。我是共产党员，在我面前不准敌人逞凶霸道！”

这时，一种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在他脑子里形成一个火团，象一股激流一样，很快地流遍了他的全身，给了他一股无敌的力量。他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把你堵回去！”于是他趴下身来迅速往前爬去。

当他爬到敌人机枪工事附近时，他把手里的枪往旁边一扔，习惯地用手把袖子一挽，一个滚身闪在敌人机枪眼的旁边。就在敌人的机枪换梭子的一瞬



間，他猛扑过去，双手抓住敌人打得燙紅了的机枪管，用尽全身力气向后一拖，把敌人的机枪拉了出来，那个死抓住机枪不放的匪徒，迷迷糊糊地象上了鉤的大魚一样，也被拖了出来。

张殿山一看还拉出一个活的，就一脚把那个敌人踢了个脸朝天，随手用刚拔出来的那挺机枪，朝那敌人的脑壳上“咔嚓”給了一枪托，那早已被吓迷了的敌人還沒弄清是怎么回事，便丧了狗命。

这时张殿山才长出了一口气，向后面翻身跃起的战友們笑了笑。突然，他觉得两手火辣辣的直疼，抬起手一看，原来两只手掌已經被烧得象火柱似的机枪管燙了滿手燎泡。

“哼！又是一笔血債，老子要和你拚到底！”說罢，他向自己那燙得发黑的手掌上吐了两口痰，抓起那挺机枪又冲上去了。

刺刀杀出的威风

爷台山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六連一排的战士，乘胜猛插过去，冲进敌人的外壕。青年战士尹玉芬立即喊道：“同志們！不让敌人喘息，快搭人梯！”战士們正急着没办法攀上去，听尹玉芬这一說，大家心里一下就亮堂了，于是便迅速搭起了三道人梯。連长李存金边喊边蹲了下来，尹玉芬左脚踏着連长的大腿，右脚踏在連长的肩上，身子一跃，首先第一个爬了上去。接着連长、王永全、李振珠都相继爬了上去。

一爬上外壕，他們就分成三路向敌人冲去。尹玉芬一上去，就发现离他六七步远的地方有个敌人，端着一挺机枪准备射击。还没等得这家伙摸着扳机，尹玉芬一个箭步飞奔过去，对准那个家伙的前胸就是一刺刀，只听得那家伙“唉哟”一声尖叫，就倒下去了。

尹玉芬从右路杀过去，連长从中路直插进去，左翼的王永全，一上去就和敌人拚在一起，他一連刺倒

七个敌人后，最后一枪正好刺在一个敌人的子弹袋上，把刺刀截成了个月牙形。那个熊包被他这一截，却吓得向后倒退了两步，一个倒栽葱脸朝天倒在了那里。王永全对着弯弯的刺刀看了一眼，心想刺刀弯了还有枪托，于是不等那家伙换气，上去一枪托，那家伙的脑壳就被打碎了。就在这当儿，狡猾的敌人从远处打来了冷枪，我們英勇的战士王永全同志为了党，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地牺牲了。

一个倒下了，另一个接上来。看！又一只小老虎紧跟上来了。他就是誓要刺刀見紅的“小机灵”李振珠。只見他端着刺刀，向成群的敌人冲去，看来他一点也不亚于王永全，就这样又有四个敌人死在了他的刺刀下。

十九岁的尹玉芬渾身是胆，他是六連一百多把刺刀中第一个刺刀見紅的。他拿起那血染的刺刀，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賽过当年长板坡的虎将赵子龙。只要他那寒光閃閃的刺刀指向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吓得屁滚尿流，骨軟三分，而他自己的胆子却越杀越壮。枪膛里的子弹，早已被他忘得一干二淨，看来一切仇恨都集中在他那刺刀尖上了。

他一連刺倒三个敌人后，又猛打猛冲，直冲到敌人的老窩——大碉堡的下面。抬头一看，这个大碉堡約摸有两丈多高，外边砌的光溜溜的，連道縫也沒